

红紫红尘

一股美妙而危险的气息 **闻冰轮◎著**
一种可深可浅的暗示和朦胧不定
的撩拨

云南人民出版社

红紫红尘

闻冰轮◎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紫红尘 / 闻冰轮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9

ISBN 7-222-04539-2

I. 红... II. 闻...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454 号

责任编辑: 李银和 李锦雯

装帧设计: 袁亚雄

责任印制: 施建国

书 名	红紫红尘
作 者	闻冰轮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
字 数	9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昆明汉慧经贸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539-2
定 价	16.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心灵花园

李霁宇

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我的对面，捧出一部书稿——就是这部《红紫红尘》。我对她一无所知。如果她是作家的话，她可以无愧“美女作家”称号。我所知道的美女作家多半是炒作，中国的美女作家可能一共只有三五个，曾几何时满世界都是美女作家，让被骗的读者倒了胃口。有时我真想对她们说：我仰慕你的美丽，但我不敢夸奖你的作品，或者反过来，我钦佩你的作品，不敢恭维你的容颜。

我翻开这部书稿。我吃了一惊！

美丽的女人多半是不写啥劳什子的小说的；整天迷恋码字的女人多半又是不美丽的；职业女性作者多半是在书斋里完成她的想象；在商场或什么场里拼搏的女人多半与文学无缘的——她竟兼而有之，我不得不吃惊。

她是第一次写小说，而且第一次就写了这部长篇。

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时下对好看小说的呼唤期待已多时了，人们对好看小说也踏入了多重误区：要么媚俗得好看，要么通俗得引人，要么标新立异，用私密和隐私吸人眼球，这离好看小说的初衷已相去甚远。好看的女人往往把小说写成另一类的“好看”。《红紫红尘》却不，它用它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人物鲜明的性格和奇特的经历取胜，常常突起波澜，给人意外，绝境中峰回路转，再来个一波三迭。几个人物编织的故事之网，环环相扣，前后呼应，让人觉得作者驾驭全篇的老道。它的好看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它的文字简洁干净，故事情节推进很快，没有大段的铺排，没有琐碎的描写，没有故作高深的文字，也没有令人敬畏的宏大叙事，更没有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絮絮

红
紫
红
尘

叨叨。她不用调侃,不用痞子语言,不游戏文字,也不用露骨的描写。相对于时下的小女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甚至相对于男性作家关注的社会性写作,《红紫红尘》的写作大异其趣:干净而情绪饱满,充满一种生命的张力,触及商场、球场和官场,取舍得当,没有落入惯常的复杂庞大的交待和过程的陷阱,所以读起来不累且好读,最令人觉得可圈可点之处,是人物的把握到位,表达也准确,不过分,不夸张,情理两全,真实可信。

故事的载体是网球场,整个故事就在这里发生、辐射开来,各色人物一个个在这里登场。作者选取这样一个平台,让故事的枝蔓和线索相对集中,收合得体。这是作者切入的聪明处。主人公叫蓝冰,痛失真爱,商海沉浮,成了一名冷艳、迷幻、超凡脱俗的美丽女人,她同几个男人的遭遇、情爱、相处都各有特色,绝不概念脸谱化,个个生动而不落俗套。旧情未断的苦痛,新爱的彷徨,意外的升迁,权色的周旋,私密的交易……叙述和介绍故事是愚蠢的,这要读者自己去读去看:网球教练楚寒藤的卧薪尝胆,名门闺秀银姨的决绝,丑女梅艳红的心计,英俊小生费小刚的情殇,总教练夏海涛的地下生涯,上司碧岸枫的无爱无性婚姻,白马王子钟鸿杰的悲剧,网坛高人白啸原的神秘行踪,以及官场中人孙飞锦、宁如戈、吴东晟的权谋……小说将官场规则、权力较量、情场风云、人情冷暖、世相各态一一勾勒出来,展示出一幅当下的现实图景。

小说的操作一般有两大类,一是靠想象力和技巧,二是靠生活的积累。这部书的作者显然属于后者。她谙熟于那些场景,她对网坛的了解、对网球的描绘可谓细微、精妙、极致;她对商界、特别是广告业的描写可算是深明个中三昧;她对官商间的交易、人事关系的体察亦可谓一语中的。总之,那种真实可信的感觉让人总把主人公同作者混为一谈。我是说,没有那段经历是写不出这部作品的。当然我不知道作者的身世和经历,但我可以想见,作者肯定身历其境或耳濡目染那种生活场景,并有入微的观察和深深的感悟——这是一般的年轻作者、特别是女性作者所缺失的。

休闲和娱乐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行为。这是一部好看的、颇有观赏价值的作品,它同时提供给我们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换言之,它提供了在繁荣、豪华、奢侈、时尚、浪漫表象的背后鲜

为人知的场景。它比那些只在光怪陆离的表象中纵情挥洒的作品高出一筹。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从文学的角度讲，这部作品多少还有些欠缺。例如，长篇应有一些闲笔和“废话”，要稀释一点以求容量和调整节奏。长篇的结构也许是长篇区别于中短篇的关键词，一个好的结构好比是一座文字建筑的基础，增强这种意识可能会让长篇有一个完整的构架，比如《红楼梦》，比如《九三年》，作者在这方面似乎还缺少某种准备。这部作品的写法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展开，描写，描绘，对话，对于现代的叙述技巧可能借鉴不多。长篇最最重要的是作者的经典意识，中国每年出版千余部长篇的数量佐证了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不自觉性。

我的挑剔也许已经超出了对这部不错的长篇的范畴，我说出来也是共勉的意思。

本书作者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从效益极好的单位跳了出来，找寻自己真正的位置。这是初次见面时顺便了解的，她一问一答的方式让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她也许还会写下去。她是一名有潜质的作者。我期待着她的进一步成熟和成功。

2005年5月20日

引子

这是天鸿市罕见的一场暴雨，铺天盖地的大雨如沸如吼，在深夜里如猛虎发威如铜锣喧天。所有的影子都在雨雾里飘移游荡，变幻出千万种形状和令人猝然的绝境。

蓝冰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心上人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越飘越远，这分恐惧使她的心不时地痛成一团。

一道霹雳横空扫过，天空被劈裂成两半旋即又合拢起来。她忽然触电似的跳了起来，心脏被某道超强的电流击打得直发颤！她奔到窗前，用力拉开淡绿色的窗帘，猛的推开窗子。雨水立刻劈头盖脸狂扫过来，天地混沌一片。

但是……蓝冰看见了……她千真万确地看见了……

她心爱的人站在那里！就站在那棵大榕树下，已站了不知多久。雨水肆虐地往他身上脸上倾泻，雷声在他头顶上方粗重地咆哮，闪电一遍一遍向他露出青面獠牙。但是，他浑然不觉，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她的窗子，一动不动，脸上的泪水同雨水交织在一起。

眼泪顿时涌出了眼眶，她扬起胳膊使劲朝他挥。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像雨中一尊被悲哀凝固的雕塑。

就在这个时候，他俩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不远处的拐角，在迷蒙的雨帘掩隐下，有个神秘的女人正静静躲在一辆轿车里，神态诡谲且高深莫测地观察着暴雨里的这一幕，脸上挂着怪异的笑容……

豪帝仕网球俱乐部坐落在天鸿市西郊，一片茂密幽静的榛树林中，一幢幢或伸展或平直的建筑组成一幅不同节律和情绪的美妙画面，新颖的用材、艺术的造型以及周边无与伦比的环境给人一种心悦诚服的豪华感。

很难说它的诞生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错误，两年前它的缔造者怀着一份淘金的热望，用最最璀璨、浪漫、奢华的投入建造了它，在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里演绎了一出出明艳柔婉、奇异诡谲的爱恨情仇，成为一幕幕尔虞我诈的商场杀戮和宦海沉浮的忠实记载者。

俱乐部教练楚寒藤慢悠悠地朝球馆走去。

“砰……砰……砰……”听见里面有人在打球，凭多年的职业经验，那声音不是一个新手，但也不是职业运动员。“砰……砰”，奇怪！这声音恰好同他的脚落在一个点上，他有意调整了一下步伐，可那“砰……砰”声却鬼使神差地又让他踩在了那个点上！

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声音竟然持续不断，就像一曲连绵不断的音乐。

“豪帝仕网球俱乐部”刚开业不久，是何路神仙在里面精彩对峙？

一走进球馆，他就惊得呆住了。

五号球场灯火通明，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圆圆小小的网球在他们的来回抽杀中翻飞腾跃。那个四十多岁精干机敏的男人他认识，是天鸿市赫赫有名的网球队总教练白啸原。他在队时曾屡夺单打双打冠军，还蝉联过全国男子卫星赛和全国网球巡回赛的冠军。

五年前，一股网球风在G省悄然刮起，不久这项运动在天鸿市就蔚然成风，风靡至极。

白啸原的名气和脾气同样的大，管你是领导也好，大老板

也好，从不陪人打球。传闻曾经有人开价一千元请他陪打，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许多人对他的慕名已久却无缘看他打球，楚寒藤也只在省网球队集训时见过他打球，可今天居然在这里见到白啸原，真是一大奇事。

真正令楚寒藤吃惊的，却是白啸原对面的那个女子。

一身白色网球裙在她的来回奔跑中飘舞着，随着转身、抽杀、移动，两条匀称白皙的长腿若隐若现，极富弹性地跳跃着。裸露着的双臂纤细修长，引拍、击球、随挥，每一个动作都协调而完美。来来回回的奔跑中难以完全看清她的五官，长长的黑发被一根蓝色发带束在脑后，洁白的面庞清秀、细腻，在乳白色灯光下透着晶莹的汗珠。

周围有很多人围在球场边欣赏，楚寒藤像中魔似的向五号场靠近。平日他见过、也教过许多女人打球，但这个女子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在他心里荡漾起一股从未有过感受。她目不斜视，打得专心而投入，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一双幽幽的大眼睛就只盯着飞舞的网球，白暂无瑕的脸上仿佛挂着秋霜，有些冷酷。楚寒藤眯着眼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无法相信那纤弱的躯体居然蕴涵着如此迅猛的爆发力。虽然比不上职业运动员那么标准有力，但一系列的动作就像一支自由发挥的舞蹈，舒展、肆意、优美而富有韵味，有一种介乎运动和休闲之间的撩人诱惑……

他悄悄退出球馆，来到了背后的树林。

霏霏的细雨开始飘洒。

蒙蒙细雨好像给世界披上了一袭轻纱，神秘、寂静，却不寒冷。在傍晚的细雨中，树林寂静、安宁而诡秘。到处是生命之卵，露头的树芽、半开的小花、嫩绿的草尖，一切充满了神秘和萌动。朦胧之中，所有的树木都闪着赤条条的幽暗冷光，地上的青苍之物在哼着绿色小夜曲。

细雨轻扬之中一切那么安静。

刚才的经历使他浮想联翩，“砰……砰……砰……”，那仿佛来自天外的击球声就响在耳畔，他看见白裙下纯净、精巧、洁白的臀际，看见胯骨若隐若现，那张美丽、冷漠的脸在细雨中若有若无泛着冷光。那冷艳深深感动了他，完美、洁净、冷

漠的轮廓不是简单的漂亮，更不是普通的美丽，而是一种闪光，一种热度，是属于精灵才有的白色火焰。这一强烈印象深入他的肺腑，嵌在了他的心底。但是他的大脑却想极力把这事情看得可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球女子！有何稀奇！他有几分气恼：他怎么就撞上她了？

她怎么能够让奔跑变得那么优雅？怎么把每一拍击球变成了诱惑的舞蹈？力量与柔美的融和几乎成为最最完美的表达？

那颗硬得开裂的心忽然流淌出一串来历不明的音符，隐隐约约弹奏着，弄得他浑身发颤。他残酷地感觉到生命中的缺憾，残酷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整。

旧日的火焰在丹田处腾起，这火焰他曾希望永久地沉熄。仰起头让细雨淋在脸上，他要奋力将火焰扑灭，重新接受自己的孤独。

引诱她追逐她的一闪念瞬间破碎了，是他把它无情地打破的。他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追逐她是没有用的，没有用！

二

中央五台正在实况转播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坐在电视机前的蓝冰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瑞士小将辛吉斯与德国宿将格拉芙之间的冠军争夺战。辛吉斯的球轻巧、聪明，拍拍落在令对手难受的角度上；而格拉芙不愧是征战网坛十余年的老将，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打得不慌不忙，用她独有的反手削球，一次次化解了辛吉斯拍拍凌厉的攻势。

蓝冰喜欢辛吉斯，她不属于力量型选手，但球路灵巧、诡谲，线路极其准确，总是落在球场的边线或底线上，令对手只剩望球叹息的份儿。她觉得自己的打法和球路就像辛吉斯，以柔克刚，灵巧取胜，尽管技法上还没有炉火纯青，但在业余女选手当中已经越来越令人瞩目了。

半年前，她还是对网球一窍不通的门外人，对这项运动毫无兴趣。

天鸿市的网球热她是知道的，但从来没想过要认真投入地

去学习网球。若不是半年前在青山市飞机场那场奇遇，恐怕至今她都不会打网球呢。

人生的际遇就是那么奇怪的一种东西，一个不经意的插曲，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一个当时没细加考虑的举动，都会成为改变你生活的一个契机。

.....

那是一个盛夏的晴朗下午，蓝冰代表“天竺广告集团”到青山市收一笔尾款。她运气很好，在青山市只住了三天就把事情办妥了，今天准备回天鸿。

一身轻装的她悠哉游哉地在青山市机场周围的商场里转悠着，鹅黄色休闲T恤衫，白牛仔裤、白旅游鞋，像只轻盈的蝴蝶，引得男人们的眼光不住地朝她身上瞟。她抬腕看看时间可以换登机牌了，就朝侯机大厅走去。

前边走着一个中年男子，一米八的高个，一身白色运动服，身上左左右右背着四五个长短不一的挎包，还推着个机场的手推车，上面堆满了箱子、皮包，还有几筐水果。蓝冰看着直想乐，就他自己一个人，拿得了那么多东西吗？

手机响，那个男人停下来通话，样子很投入，还用手不停地在空中比划着，像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继续朝侯机厅方向走，快走到这人身边时，忽然看见一个穿蓝夹克的男子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悄然地提走了推车上的密码箱，不慌不忙地朝侯机楼对面方向走去。那人还在对着手机大声说着话，蓝冰愣了一下，旋即马上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她冲过去拍了他一下：“你的箱子被偷了！”

听见蓝冰的叫声，“蓝夹克”撒腿就跑，她顾不上多想什么，也跟着飞跑起来，一边尖声叫着：“捉贼呀！抓住他！”

对面正好有两个巡警，听见叫声便朝“蓝夹克”冲了过来。“蓝夹克”见势不妙，掉头朝另一个方向跑，三四个穿机场工作服的小伙子拉起手做出一副捕鱼的姿势也朝他围过来，“蓝夹克”见状只好返过身朝侯机楼方向跑，一下与飞奔过来的蓝冰对撞到了一块，蓝冰被他撞得仰面摔在了地上。这时那个高个男人冲了过来，一把揪住“蓝夹克”的胳膊，对准臀部就是一拳。“蓝

夹克”的脸顿时开了花，密码箱摔出去老远。

.....

飞往天鸿市的飞机正平稳地飞行着，高个男人将水果、糖、小食品一古脑儿朝蓝冰手里塞，感激的话他已经说了不下十遍了，她反而被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你不知道那个密码箱里的东西有多重要，如果真被那小子偷了去，我得坐牢的！”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白啸原，国家网球队教练，G省网球队总教练，G省青少年网球协会副会长。

“我带队员到青山市打巡回赛，遇到了两个老队友，非留我住两天不可，我就让队员先回去了。今天走又非让我带那么多土特产，简直恨不得把家都让我搬走。呆会儿下飞机你带点儿回去，给亲戚朋友尝尝！”

蓝冰对运动员有天生的好感，他们开朗而充满活力的性格随时焕发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不论何时何地，她总能一眼识别出运动员来。这个白啸原就是个典型的运动员，浓眉毛，大眼睛，五官硬朗刚劲，脸上还有硬硬的络腮胡。

今天的见义勇为纯粹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之前根本没细想什么，但白啸原的感激之情表达得太令她不安，但他的直率坦诚却令她非常轻松愉快，

“你平日喜欢什么体育运动？”白啸原忽然问。

“我……也没什么固定的体育运动，在学校的时候打过排球，现在很少打了。平日有时候游游泳，或与朋友去爬爬山，没什么专门的体育运动。”

“会不会打网球？”白啸原眯着一双很有神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网球？……跟着朋友去打过两次，但打不了几个来回，基本都是在捡球。”

“想不想学网球？我教你！看你刚才追贼的步伐很敏捷，有运动天赋！在我的指导下，保证你两年时间成为业余高手！”白啸原黑黝黝的脸上露出自信而骄傲的神情。“名片上有我的电话，你什么时候有空就跟我联系，我下班以后都有时间。你也给我留个电话吧，好跟你联系。”

蓝冰对网球压根儿没什么兴趣，但她知道白啸原此时想表

达谢意的心情，如果拒绝会让他非常难堪的，就装出一副欣然应允的样子点了点头。

白啸原这才舒坦地将身子靠回到后背椅上，将空姐送来的饮料一饮而尽。

.....

回到天鸿市，蓝冰就把这事给忘了。

在一个天上蓝得没有一丝云的周末下午，她意外地接到了白啸原的电话，此时距他们在青山市的相识正好一个月。

“你太不像话了！电话也不给我打一个，害得我天天等你来打网球呢！”白啸原说话的语气既像是她的长辈，又仿佛俩人已是几十年的故交，火爆爆的，令她感到一股坦率的亲切。

“明天早上九点来省体委中心网球馆，我已经安排好了！”白啸原的语气越愈发显得强硬而不容质疑，仿佛拒绝了就是大逆不道。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平日见惯了男人在自己面前惟惟诺诺，此刻竟然对白啸原这股子强迫劲由好奇而凭空地生出了一份好感，那强劲语调令她莫名地有了一份服从。

“可我还买球拍呀！服装也没准备，来不及了。”

“早就什么都给你预备好啦，我的大小姐！但鞋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六号半的鞋合你穿吗？”那口气愈发像长辈了。

蓝冰心花怒放起来，没想到这个外表粗率的运动员心还真细！连她穿几号鞋都观察得那么准确。也就在那一刻，对网球的好奇心被凭空调动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她带着小学生第一次去郊游一般的兴奋心情去到了网球馆。

也就是从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开始，那个小小的绿绿的网球，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它上下翻飞的轨迹里，记载下了多少权欲、斗争、爱恨、恩怨、情仇……它那样深刻那样彻底地影响了她的爱情，事业和一生！

三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辗转奔波，梅艳红终于从距天鸿

市 400 公里外的小镇，进入了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工作。但这时的她已经 35 岁了。

她觉得自己这一生好像早早起来赶路等车的人，怎么等也等不到，终于望穿秋水看见一辆车子从眼前飞驰而过时，却已失去了上车的力量，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往哪里去。是迟到？是坐失？是怨？是仇？

来到上流社会（这个词对她来说像没有喝惯的咖啡，让她有点恶心又有点提神），梅艳红再次感受到最最深切的自卑。

天鸿市是个经济发达的中型城市，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是全国有名的旅游城市。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贫富差距大，高档餐馆一年四季都客源火爆，夜总会、迪吧、茶馆门庭若市，服装业、礼品公司、鲜花店生意兴隆。各种价格不菲的俱乐部、会员制消费场所比比皆是，周围稍有身份的人，动辄就是某个骑马俱乐部、某某健身会所的成员，档次再高一些的人，或者级别高一些的领导，就肯定是某某高尔夫俱乐部、某某网球俱乐部的会员了。梅艳红私下打听了一下，加入这些会所、俱乐部，每年的会费最少不低于三万元，而高尔夫俱乐部、网球俱乐部的会费则在五万到十万之间！但她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也不超过三万元！

梅艳红受到的刺激一天比一天强烈，她是个不认命的女人，越来越不甘心做天鸿市的贫穷一族，栖身贵族行列已经成为她最最迫切的梦想。

调到天竺广告集团工作，可说是她下的一笔巨额赌注。

她打探到最内部的消息：“世界民族建筑博览会”三年后将在天鸿市举办，G 省政府专门在天鸿市东郊划出 8000 亩区域作为世博城，建盖博览会的六个主题场馆、八个专题园、三大室外表演览区，还有酒店、娱乐等设施，投资约三十个亿，大规模的道路交通改造也将全面展开。省政府还决定在博览会开完之后，将这里开辟为天鸿市的一大旅游景点，引进迪斯尼乐园项目，增加各项娱乐设施建设。三年后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要到天鸿市来，这也就意味着，天鸿市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商机，

多年来嗅觉灵敏，脑袋里时刻旋转着雷达的梅艳红，已经确切地捕捉到一个信息：奇迹马上就要来临了！

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凭借着十年吃苦耐劳的韧劲和满腹的学识，不仅能使目前的地位来个质的提升，还能在经济上彻底摆脱于生俱来就伴随着她的贫困状态，真正跻身新贵族行列，实现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忽然有一种想放声歌唱的愿望，想展臂游泳的愿望，她忽然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资本，还可以拼搏一番。她感到了一种膨胀的扩张，一种飞翔的姿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己总有一天能成为会游的鱼、会飞的鸟！

几十个日日夜夜的思索、查阅、斟酌，她最后锁定了一个目标：天竺广告集团。

天竺广告集团是省政府经协办创建的公司，是天鸿市第一家政府办广告公司。公司初成立时，天鸿市只有四五家广告公司，“天竺”打着政府这块牌子，几乎包揽了天鸿市和G省周边地级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告业务，非常红火。很多政府机关的子女都调到“天竺”来工作，因为这里福利待遇好，奖金高。

最近几年，中央明文规定政府不得干预企业的经济事务，加之天鸿市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开遍大街小巷，“天竺”的日子就远没有那几年好过了。但是“天竺”毕竟是一艘巨轮，十年来打下的江山、家底是任何一家广告公司都望尘莫及的。

十年下来，“天竺”更换了四任总经理，前两任都先后因为贪污受贿被逮捕，第三任干了一年不到，自己写报告辞职养病去了，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省政府不便再以行政手段公开支持公司的经济活动，“天竺”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天鸿市的广告公司已经发展到数百家，激烈的商业竞争使那位坐惯了机关读惯了文件的总经理焦头烂额，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行了。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与党委书记碧岸枫如同水火，势不两立。梅艳红是每年财务审核小组的骨干成员，对于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下属的这个天竺广告集团，是再熟悉不过了。“天竺”的连年亏损，在每年的年度审核总结会上都是一个重要话题。领导们说起“天竺”当年的盛况，都有一股昨

日不再的缅怀之情。但大家对此似乎都无能为力，只有眼看着这艘巨轮一天天沉没，除非发生奇迹。

听到梅艳红毛遂自荐要到“天竺”，经协办主任愣住了。

虽然缺乏美貌和妩媚，但梅艳红在工作上是一等一的好手，业务能力强，工作踏实，特别吃苦耐劳，经协办主任对她印象挺不错，有心培养她接任审计科科长一职。万万没想到这个梅艳红怎么昏了头脑要去“天竺”。

“你慎重考虑过了吗？‘天竺’可是问题重重啊，很有可能被剥离出去！”主任尽量把话说得很委婉。

“是的，我认真考虑过了，也详细翻阅了‘天竺’的所有资料。我认为关键是管理机制没理顺，包括经营机制、财务运转机制、人事机制等等。如果把这几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天竺’是能够再次腾飞起来的。”梅艳红从文件袋里拿出了一大迭材料，整整齐齐放在主任桌上，“这是我写的关于整顿‘天竺’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建议书，请您过目。”

一个月之后，一纸调令正式将她调到天竺广告集团，担任财务处处长。

来到“天竺”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梅艳红就凭借见人熟的热情随和，还有察言观色的敏锐，同公司上上下下一百多号人混得烂熟。公司的男女老少对梅艳红的印象异常地好，觉得这位新来的处长为人亲和体贴，没有架子，说话又中肯又得体。她在职工当中很快建立起了威信，说什么大家都愿意听。

但她却在两个人身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这令她异常懊恼。

第一个人是蓝冰。

她经历和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只要是锁定的目标几乎没有攻克不下来的。但这个比她小六七岁的漂亮女孩，虽然脸上的稚气还隐约可见，但整个人就像一座冰山，针都插不进。

蓝冰毕业于商学院，留在北京园林设计院工作了两年就调到天竺广告集团的市场策划部工作，业务能力很强，是这个部门的骨干，也是“天竺”的一朵鲜花，在梅艳红看来，世界是她手里一个芬芳的大苹果，随时可以美美地咬上一大口；生活

对她而言就是一张高额信用卡，一切都可以先使用着，享受着，账到以后再结，银行的自动取钞机也没有她富足。

但年仅 26 岁的蓝冰却总给梅艳红一种与年龄不相匹配的神秘感，令她难以琢磨。她将手头的工作完成得妥妥帖帖，她对任何人都客气且尊敬，但实质上，她是离群索居独来独往的，永远拒人于千里之外，全公司没有一个人真正接近得了她。

梅艳红自认为精通心理学，她的一大专长和爱好就是专门探究别人的隐私，正是靠着这项天才的日积月累，她战胜了无数竞争对手，越过了一道道不能逾越的沟坎，终于走到了今天。但她观察、琢磨了近半年，蓝冰对她来说却始终是一个谜。

她曾经很热情地同蓝冰搭讪，询问她的年龄、专业，像老大姐那样拍着她夸奖她的头发，称赞她的衣着。但蓝冰反应很淡很淡，礼节性地冲她笑笑，什么话都不说，低头做自己的事情。在食堂、在走道里遇到，梅艳红都主动跟她打招呼，蓝冰总是用始终如一的浅浅微笑答复她，周身写满“拒绝入侵”的警示。梅艳红又恼又怒，却无从发作。

她暗暗打听了解过蓝冰，所获甚少。她惊异地发现，公司里谁都不了解蓝冰，甚至不知道她家在哪里，家里有些什么人，有没有男朋友。

她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小女孩这么感兴趣，她既不当官，又同自己没什么厉害冲突，而她梅艳红从小也不是个嫉妒漂亮同性的女人。她反问过自己无数次，为何这么潜心地研究、琢磨蓝冰，最后终于得出了结论：她的本能告诉自己，蓝冰将会是“天竺”里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

这种判断在现实里显得那么站不住脚，甚至有点可笑，但梅艳红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的直觉不会错！多年来她就是凭着直觉走出一个个困境，又凭着直觉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台阶的。

所以，她要继续研究这个神秘的蓝冰。

梅艳红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让她琢磨不透的“天竺”新任总经理碧岸枫。

碧岸枫不满四十岁，属于业务干部，爱学习，勤思考，作风踏实，做事严谨。多年的机关工作经历，造就了他遇事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的风格，而在“天竺”十年的摔打，好学善思的